

紐曼博雅教育理念的宗教特色

高莘*

香港中文大學

導言

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是十九世紀英語學界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其關於高等教育的著作《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詳細地闡述了紐曼的大學理念，被認為是關於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經典著作。詹姆斯·卡梅倫（James M. Cameron）說：

如果說現代關於大學教育的思考都是對紐曼的演講和論文的一系列注解，並非一個過分的誇張。¹

雅羅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J. Pelikan）也在其《大學的理念：一個回顧》（*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中認為紐曼的《大學的理念》一書是「關於大學的最重要的一本書」。²作為博雅

*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助理研究員。

1 J. M. Cameron, *John Henry Newman*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Book League by Longmans, Green, 1963), 24.

2 J. J. Pelikan,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0.

教育理念的倡導者，紐曼的大學理念自始至終是關乎宗教的，無論是改宗（conversion）之前還是之後。³以《大學的理念》一書為例，雖然這是一部論述博雅教育理念的著作，但是通觀全書，可以發現其中關於神學以及宗教的論述佔據了大部分的內容。紐曼對大學最基本的論點有兩個，一個是博雅教育的理念，即大學應該教授普遍的知識；另一個是關於大學中的神學以及大學與宗教的關係。對於第一點，紐曼的觀點常常被歌頌和追捧，但對於第二點，則常為今天的人們所忽略或者擱置。然而，忽略任何一方都是對紐曼的片面理解。如賴品超教授曾經說過：「這種對紐曼的討論，可以說就猶如討論《西遊記》而沒有講孫悟空一樣。」⁴本文將主要論述紐曼博雅教育理念的宗教特色，這是理解紐曼關於高等教育思想之不可或缺的向度。

一、紐曼大學理念宗教特色的背景

紐曼出生於1801年，卒於1890年，其生命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1817年，紐曼進入牛津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學習。1822年，紐曼當選為奧列爾學院（Oriel College）院士，開始從事神學研究，並致力於教牧工作。紐曼一生中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在牛津大學度過的，包括他改宗羅馬天主教之前在牛津連續度過的29年時間和改宗之後於1878年重返牛津。⁵可以說，牛津大學的教育理念對紐曼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乃至日後紐曼系統地論述自己的大學理念時，其中牛津模式的痕迹仍清晰可見。

3 紐曼於1845年由聖公宗改宗羅馬天主教。

4 賴品超：〈從紐曼看基督宗教與大學〉，收入羅秉祥、江丕盛主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年），頁35。

5 紐曼於1817年進入牛津大學，1845年從聖公宗改宗羅馬天主教之後，於1846年離開牛津大學。

紐曼在身處牛津大學之時，就十分強調大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1822年，紐曼進入牛津奧列爾學院，並於1826年當選為該學院的導師（tutor）。那個時代，英國大學裏的導師並不僅僅是傳道授業，還要管理學生們的開銷，培養他們的性情品德，甚至要負責學生們的信仰需要。對於此，紐曼說：

噢上帝，現在我開始承擔一項新的職責——導師。我將把它融入到基督的力量中，我會銘記我是上帝的僕人並要傳講福音，我會銘記屬靈的重要，並且我必須對擁有這樣一個機會負責，去讓那些受我指導的人受益。⁶

1829年左右，奧列爾學院進行了一次教育制度改革，在討論到導師職責的問題時，紐曼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他認為學院裏的導師不單要傳授學生以知識，關注他們的行為，更特別的是要給他們以宗教信仰的指導。關於這段時期的觀點，紐曼在成為樞機主教之後回憶道：

當我還是牛津的導師時，我就十分堅持地認為我的職業是有關於牧養的。我認為，依據大學的條例，導師這個工作本質上是關乎宗教的。……這個原則，我將忠守一生。⁷

紐曼對大學宗教背景的維護，在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期間得到了鮮明的體現。紐曼是牛津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他看來，

6 A. D. Culler, *The Imperial Intellect: A Study of Newman's Educational Ide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52.

7 A. D. Culler, *The Imperial Intellect*, 72.

牛津運動是以抵抗自由主義（liberalism）為目的的。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由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理性主義的發展、進化論的出現、宗教寬容的呼聲等等，使得當時的英國社會中，宗教與懷疑、信與不信並存。這種並存之間的衝突在大學中也有所體現。自英國國教建立以來，牛津大學只接受國教徒入學，這種情況在十九世紀世俗化傾向愈來愈明顯的情況下，受到了極大的詬病。並且，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無宗派的倫敦大學的建立，對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排斥異教徒的做法更是提出了挑戰。對於此，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大學應該取消宗教背景，這樣才能容納更多的學生。對於自由主義的主張，紐曼是堅決反對的。紐曼聲稱，大學不但必須有宗教背景，並且必須是以某一特定宗派的宗教為基礎；如果大學不是以一種特定宗派的宗教為基礎，而是將宗教作為一個含糊不清的原則，並且據此來接納不同宗派的學生，在紐曼看來，這種做法的結果將導致宗教的名存實亡，並且最終將被懷疑主義和背棄信仰所替代，其結果就是大學由於喪失信仰而導致的世俗化。這種世俗化傾向——無論是教會本身還是以國教為背景的牛津大學，正是紐曼在牛津運動中所極力反對的。

十九世紀中期愛爾蘭的高等學院中，都柏林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跟牛津和劍橋一樣，只招收聖公宗的學生。英國政府建立的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又是一所無宗派的大學。對此，羅馬天主教的回應是要在愛爾蘭建立一所天主教的大學。1851年4月15日，紐曼收到亞爾馬格的大主教保羅·庫倫（Paul Cullen, Archbishop of Armagh）的信，邀請他幫助創立一所愛爾蘭的天主教大學。這所學校的宗旨被確定為：

要使天主教成為學術教育系統的基礎，這種教育的廣泛性和多

樣性要和歐洲著名的大學齊名，這樣，這個國家裏的青年人就可以享受高等教育所有的益處而無損他們的信仰和道德。⁸

為創建這所天主教大學，紐曼於1852年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並於同年結集成書，名為《關於大學教育的範圍和本質的演講》（*Discourses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ddress to the Catholic of Dublin*）。在大學成立、紐曼任大學校長之後，他又針對個別學科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和論文，名為《關於大學學科的演講與論文》（*Lectures and Essays on University Subjects*），於1859年出版。紐曼在1873年將兩本書修訂成一本，正式取名為《大學的理念——定義與說明》（*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全書分為兩部分，上半部是「大學教育——分九講闡述」（*University Teaching Considered in Nine Discourses*），即發表於1852年的《關於大學教育的範圍和本質的演講》，主要對大學的理念作哲學的定義，如大學教育的內在形式和原則等；下半部是「大學科目——在一些演講和論文中的論述」（*University Subjects Discussed in Occasional Lectures and Essays*），即1859年發表的《關於大學學科的演講與論文》，主要根據前一部分的理念和原則，針對不同的科目和場合進行闡明。

1854年，紐曼出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學校長。一方面出於自己的理念，另一方面出於遵循教皇與大主教的指示，紐曼承擔起論證博雅教育與宗教之間相互結合的任務。

8 轉引自I. T. Ker,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I. In Nine Discourses Delivered to the Catholics of Dublin. II. In Occasional Lectures and Essays Address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I. T. 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xxiv.

二、紐曼博雅教育理念的宗教特色

首先，通過定義「大學」，紐曼闡述了神學應在大學中佔有一席之地。紐曼的《大學的理念》被認為是博雅教育理念的經典著作，通過論述博雅教育的理念，紐曼闡述了神學應是大學不可缺少的一門學科。紐曼認為大學是教授普遍知識（universal knowledge）的地方。在大學這個「普遍性的學術機關」，有許多從不同地域而來的互不相識的教授和學生，大學就是「藉著人與人彼此交往，在一大地域中實行思想上的交換與流通的處所」。⁹博雅教育的宗旨，一方面，是心智（intellect）的並非精神（spirit）的；另一方面，是對知識的普及和擴展（enlargement），而非提高（advancement）。博雅教育不是肢體機械的技藝培養，而是追求心智的鍛煉、理智的培養和思考的擴展。¹⁰作為博雅教育內容的博雅知識，是一種對所有知識分科中的真理的總觀點，對學科與學科之間關係的總觀點，對學科之間相互依賴的總觀點，以及對各門學科各自的價值的總觀點。¹¹

在定義了大學的性質之後，紐曼以三段論的方法論證了神學作為一門學科應該被包含在大學之中。

第一，顧名思義，大學是傳授普遍知識的地方；第二，神學毫無疑義地是知識的一部門；那麼，大學既然以教授知識的各部門為職責，又怎能從它所教授的科目中排除一個至少與任何其他部門同等重要、同等廣博的部門呢？我想這論證的兩個前提，沒有一個是可以置疑的。¹²

9 紐曼：〈大學是甚麼〉，收入徐譽慶、趙世澤、戴盛虞譯，許牧世、趙世澤編：《紐曼選集》（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7年初版，1991年再版），頁269。

10 紐曼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瀾譯：《大學的理念》（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10。

11 同上注，頁107。

12 紐曼：〈論神學作為知識之一部門〉，收入徐譽慶、趙世澤、戴盛虞譯，許牧世、趙世澤編：《紐曼選集》，頁279。

所以，在紐曼看來，如果一座學府自稱為大學，卻從研究科目中排除了神學，邏輯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紐曼看來，神學是可以成為一門學科的。相對於新教而言，天主教更重視基督教的歷史、傳統、見證等，並認為這些關於上帝的事情可以成為一個系統從而構成一門知識，一門關乎上帝的真理，作為天主教徒的紐曼也不例外。其實在改宗之前，紐曼就很重視傳統（tradition）在基督教歷史中的作用，並認為新教那種過分強調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神秘，實則威脅了神學可以成為一門學科的理由。因此紐曼認為，如果神學的確是一門學科，而大學卻將其拒之門外，那麼大學勢必違背其教授普遍知識的原則，並將缺失一個特殊而重要的知識分支。基於這種思考，紐曼認為將神學從大學之中排斥出去的做法十分不可取，他認為這種把宗教與教育完全分離的做法會對整個知識體系造成極大的破壞。他說：

承認一個上帝，就在你的知識科目中引入了一個包羅萬象的事實，它迫近，也吸收其他每一個可以想像的事實。如果我們遺漏了那滲入每一種知識門類中的東西，怎麼能夠研究任何知識門類的任何部分呢？所有真實的原則都與它不可分離，所有的想像都向它匯聚，它的確是開端，也是結尾。¹³

進而，紐曼認為，如果把關於人的知識和關於神的知識分裂開來，欲使二者互不相干在事實上是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可以實現，那麼據此劃分方法，關於人的知識也可以一分再分：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分割，物理學與歷史學的分割，歷史學與倫理學的分割……，整個知識體系將被打成碎片。因此，紐曼確定，宗教教義乃是知識，和牛頓的學說是知識完全一樣，可以並且應該作為大學的一門學科。沒有神學的大學教育，是不符合理性的。¹⁴

13 紐曼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大學的理念》，頁51。

14 同上注，頁62。

除了自身的價值之外，紐曼又從神學和其他學科的關係方面論證了神學應為大學一門學科的理由。按照博雅教育的理念，紐曼認為，所有的知識形成了一個整體，其中的各個部分即各個學科無法截然分開，每一個學科都是可以獨立存在的，同時又是分離的、不完整的，因為就其本身的真實性而言，它們可以獨立存在，而由於其自身的不完全性和作為一個整體的知識之一部分而言，它們又需要其他學科的補充。因此，對學科體系中任何一門學科的忽略，都會損害知識在總體上的精確性和完整性，這種損害與該學科的重要性成正比。¹⁵ 並且，一門學科缺失，那麼它留下來的地盤也無法保持空白，那門學科會被遺忘，其他的學科會蜂擁而至，越過自己的界限，侵入非分之地。¹⁶ 神學缺失，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大學的學科裏沒有神學，那麼不但神學自身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而且其他學科也會超越自身的權利和能力，佔據神學的位置，誤用自身的使命，進行錯誤的教育。並且，由於神學是關乎上帝的一門學科，在其自身有著其他學科所沒有的超越性和廣博性，與其他學科相互聯繫的同時，更能夠為其他學科提供發展的條件和背景。這種神聖知識的缺失，非但有悖於大學作為教授普遍知識場所的原則，更將導致無知。

除了強調大學應該教授神學之外，紐曼還在書中論述了教會對知識的責任，將大學教授的知識與教會聯繫起來。紐曼認為知識是一回事，而美德（virtue）是另一回事，博雅教育雖然能帶來心智的提高，但是並不能塑造人的美德，它不能造就基督徒，也不能造就天主教徒。從博雅教育本身來看，它的目標不多不少只不過是對心智的培養，它不是聖潔的保證，甚至不是良心（conscience）的保證，這種教育的結果可以依附於一個此世的人（person of the world），甚至是冷酷無情和荒淫無恥的人。¹⁷ 並且，紐曼認為博雅教育有一種讓我們用大腦、用

15 同上注，頁69。

16 同上注，頁84。

17 同上注，頁120。

世俗的標準去衡量真理的傾向，這種傾向有時候會導致大學成為基督教暗藏的和危險的敵人。¹⁸相對於大學的教育，教會則致力於重建內心深處的世界。她致力於根本，而這種根本正是通向外在的美和魅力的前奏和先導。¹⁹由此，紐曼認為教會對大學教育的直接參與和管轄便很有意義。關於大學需要教會指導的這一觀點，紐曼在《大學的興起與發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Universities*）一書中通過論證大學（university）與學院（college）關係也得以體現。²⁰在書中，紐曼認為大學和學院承擔的是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有教會背景的學院，能夠對大學進行有益的補充。紐曼認為，大學代表著進步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gress），學院則代表著穩定（stability）；大學是為了現世的目標，例如法律、醫學、歷史和科學等等，學院則致力於性格和品德的形成。二者都不能自足，都需要對方的補充。²¹紐曼認為這種形勢是完美的但很難實現。這種大學與學院的關係，在紐曼看來，一方面保證了大學教育不至於陷入世俗化，另一方面又保證了知識傳授的自由發展。

三、神聖與世俗——宗教價值與博雅教育

通過紐曼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在紐曼的教育思想中，一直貫穿著兩大主題，一是將神學、即宗教的知識包含在大學教育中的必要性，另一個是對在大學中教授普遍知識的主張。換句話說，紐曼一直

18 同上注，頁185。

19 同上注，頁178。

20 以牛津大學為例，大學為多個學院所組成，至今也是如此。人們在牛津看到的是一個個坐落在城中不同位置的學院，這些學院以及教堂和其他部門共同構成了牛津大學這一整體。紐曼認為，十九世紀英格蘭大學中的問題之一，就是大學對學院缺乏應有的仲裁權，大學應該賦予各個學院以整體性，而不應僅僅是由多所學院拼湊而成的烏合之眾。

21 J. H. Newman, *Rise and Progress of Universities and Benedictine Essay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ry Katherine Tillman* (Herefordshire: Gracewing, 2001), 228.

在試圖對基督教信仰和博雅教育的理想進行整合，從而獲得一種基督教信仰與博雅教育理念的平衡。或者我們可以說，紐曼在其大學理念中，一直追求著神聖與世俗的平衡與結合，這樣的教育模式在他眼中才是完美的。

紐曼在論述其大學理念的時候，經常以「博雅的」、「全面的」以及「完整的」等詞彙形容大學所教授的知識。通觀紐曼的表述，可以看出紐曼一直致力於表達一種關於知識的整體性和完整性的概念。在紐曼眼中，所有的知識都是一個整體。紐曼將這種博雅的知識／普遍的知識稱為「哲學」／「哲學的知識」。此哲學並非一門學科，而是對不同學科之間相互聯繫的理解，對所有學科之間相互的定位、限制、調整以及適當的評價。這就是紐曼對哲學的定義，如果說它是一門學科，那也是一門與眾不同的學科，這門學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稱作是學科中的學科。這就是紐曼心中關於哲學的概念，是紐曼關於一般的知識和哲學知識所說的內容。²²可以說，哲學或哲學的原則，是知識整體性的一個代名詞，它是一種對於普遍知識的綜合思考和推理。紐曼十分強調此種哲學習慣，可以說，這種哲學的追求構成了紐曼大學理念中世俗目標的頂點，它是大學直接目的（direct aim）的中心原則，是一個此世的目標而非宗教的。在《大學的理念》中，紐曼極力肯定了博雅教育的直接目的：傳授普遍知識。紐曼將大學定義為教授普遍知識的含義在於，大學教育是關乎心智的而非屬靈的。²³但是對紐曼來說，基督教智慧的頂峰，既不僅僅是信仰也不只是哲學本身，而是二者的結合，是宗教的神聖與知識的完美的結合。哲學這一博雅教育的目的，即心智的擴展或普遍知識的獲得。按照紐曼的設想，在實際中這種心智的擴展，也將指向更深層的目標：這種「哲學的知識」不單有益於專業的和實用的目標，在另一方面也部分有益於宗教的

22 紐曼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大學的理念》，頁68-69。

23 同上注，頁21。

目標。²⁴紐曼致力於博雅教育與宗教價值的結合，這一努力並不是建立在犧牲任何一方價值的基礎之上。紐曼一直試圖在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在二者的張力之間保持一種統一。這從紐曼關於大學中的神學以及教會對大學的參與的觀點中可見一斑。

儘管紐曼明確認為，教會應該對大學有著直接的參與和管轄，但是並不意味著紐曼認為一所天主教的大學是嚴格依據教規建立的，其目的就是對道德與信仰的培育，如庫侖大主教等人所期望的。紐曼強調的重點是，教會對大學的介入可以為大學充滿天主教的精神，使理性不至於對信仰產生僭越，使道德不至於在混亂中迷失，確保啟示的真理在大學中佔有合理的一席之地。根據《大學的興起與發展》，我們可以知道，紐曼此時談論的是大學的完整性（integrity）而不是大學的本質（essence）；不是大學的理念本身，而是大學與教會的外部聯繫。一所天主教大學的特徵並不在於教授一門或多門關於宗教的課程，而在於這所大學對教會的從屬。但是這種對教會的從屬，同時也並不意味著大學的本質因而會發生改變。大學教授知識，如果信仰和道德是有關知識的，那麼大學同樣可以教授，但是僅限於作為一門學科。大學無法讓學生相信教理、信仰或讓學生擁有高尚的品德，因為這是意願的問題而不是心智的問題。²⁵

儘管神學在紐曼看來有著如此的重要性，紐曼仍然堅持大學中各門學科的自由，在教會對大學的參與方面持謹慎的態度。這種相對保留的意思是，紐曼贊成教會可以為大學提供一種穩定的作用，但是他並不贊同教會或是神學作為教會的一種手段對大學有著審查的作用。並且，與庫侖大主教等人不同，紐曼也主張平信徒（laity）在大學中的作用，因為他認為這所天主教大學是為平信徒提供高等教育的場所，

24 紐曼認為，博雅知識部分地站在基督教一方，部分地站在其對立面。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463.

25 A. D. Culler, *The Imperial Intellect*, 261.

是以心智的提高為目標，而不是像神學院那樣，以培養神職人員，以教牧為目的的。²⁶

只要是個幾何學家，或自然哲學家，不信教的人也好，他在自己的科學領域內根據這門科學的規律所得出的結論是毋庸置疑的，也不應該受到天主教徒的懷疑，除非天主教徒對神聖的原則和神聖的創造之事實和真理的心胸狹隘是合理的。²⁷

我看不出為甚麼不應該由某位拉普拉斯擔任天主教大學的天文學教授，或者不應該由某位洪堡去擔任物理學教授。不管他們可能想說甚麼，只要不離開自己的科學，他們就會像《聖經》裏的異教徒先知那樣，絕不可能「超越主的話，去說出他們頭腦裏的任何東西」。²⁸

天主教的學問也不意味著排斥抽象推理著作、自然科學實驗著作及類似著作，儘管這些著作是由來自另一個宗教群體或無宗教信仰的群體的作者寫的。²⁹

紐曼列舉了牛頓等人，用來說明那些非天主教信徒的人們為人類做出的真正貢獻，因此，「對此我們並不想干涉」。³⁰不但如此，紐曼在關於〈基督教與文學〉的這篇演講中，明確地提出一所大學應該基於並且應該寓於文學院（Faculty of Arts）中。紐曼回顧了中世紀大學

26 所謂平信徒，是相對於神職人員（clergy）而言。“Clergy”一詞，可以譯為「聖職人員」，也可稱為「神職人員」，是指領過聖秩聖事者，為教會服務的教會在職人員。“Laity”是指受過洗禮而成為教會成員的教友，是非聖職人士。紐曼曾力主大學的副校長之一應由平信徒來擔任，但這種努力並未成功。

27 紐曼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大學的理念》，頁222。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頁225。

30 同上注。

的做法，並期望在他那個時代，儘管有創造或闡釋神學與法學的天才，但是大學的教學和管理仍存在於文學院中進行。³¹紐曼這種將大學的根基寓於文學院而非神學院，深層原因是由於，他認為正是文學、語言等保護了我們免於將神學過於理性化的傾向，這一原則在其《基督教教理發展》一書中有著詳細的分析。³²

雖然紐曼認為一所大學應該寓於更高的理想之上：

（博雅教育）確實只不過是一個此世的目標，只不過是一種無常的財富。……正如一所醫院或者一座濟貧院，雖然其目標絕不是永恆的，但是卻可以聖潔化而為宗教服務。同樣地，一所大學也肯定可以如此，即使它只不過是我迄今所描述的那樣一所大學。我們要到達天堂，也可以靠利用這個世界，儘管這個世界必然會逝去；我們要完善自己的天性，不是靠取消它，而是靠給它增添某種超過天性的東西，並把它引向高於它自身的目標。³³

但是同時，紐曼更注意到，一所開放的大學，由一種強烈的使命為補足時，比一所封閉的天主教學院更加安全。因為，在這樣的大學中，神職人員和平信徒得以學會相互容忍與共處，學習與虔誠得以共同保全。³⁴紐曼本可以將大學的課程設置更符合天主教教會的期望，例如神學具有對所有課程審查的作用，然而他並沒有這樣做；他本來可以使愛

31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211–222.

32 J. H. Newman, “Chapter Six,” in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33 紐曼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大學的理念》，頁122。

34 J. Coulson, “Newman’s Idea of An Open Univers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Today,” *Downside Review* 94 (April 1976): 137.

爾蘭這所天主教大學更符合愛爾蘭當時的實際情況，例如強調專業技能的培養，他也沒有這樣做。他雖然期望教會的介入可以彌補大學在道德方面的缺失，但是並不希望大學變成一個神學院；他雖然認為大學是為世人做準備的地方，但並不認同大學可以約化為一間技術學校。

走筆至此，我們可以說，儘管紐曼的《大學的理念》是博雅教育的經典著作，儘管後人提及紐曼的教育思想時，往往想到的是它對博雅教育的發展以及後來的通識教育的啟發，但是通過上述對紐曼教育思想的內容和主旨的分析與思考，我們可以說，宗教與大學、神聖與世俗，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既不消蝕任何一方的力量，同時又可以讓二者在互動之中獲得完美的結合與發展，一直都是紐曼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關注的重點。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書目

1. 紐曼，〈大學是甚麼〉，收入徐譽慶、趙世澤、戴盛虞譯，許牧世、趙世澤編，《紐曼選集》（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7年初版，1991年再版），頁269–278。
2. 紐曼，〈論神學作為知識之一部門〉，收入徐譽慶、趙世澤、戴盛虞譯，許牧世、趙世澤編，《紐曼選集》（香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7年初版，1991年再版），頁279–295。
3. 紐曼著，高師寧、何克勇、何可人、何光滬譯，《大學的理念》，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
4. 賴品超，〈從紐曼看基督宗教與大學〉，收入羅秉祥、江丕盛主編，《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年），頁31–47。

外文參考書目

1. Cameron, J. M. *John Henry Newman*.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British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Book League by Longmans, Green, 1963.
2. Coulson, J. “Newman’s Idea of An Open Univers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Today,” *Downside Review* 94 (April 1976): 133–145.
3. Culler, A. D. *The Imperial Intellect: A Study of Newman’s Educational Ide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4. Ker, I. T.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J. H. Newman,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I. In Nine Discourses Delivered to the Catholics of Dublin. II. In Occasional Lectures and Essays Address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I. T. 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5. Newman, J. H. *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6. Newman, J. H. *Rise and Progress of Universities and Benedictine Essay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ry Katherine Tillman*. Herefordshire: Gracewing, 2001.
7. Newman, J. H.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I. In Nine Discourses Delivered to the Catholics of Dublin. II. In Occasional Lectures and Essays Addressed to the Member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I. T. 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8. Pelikan, J. J.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